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二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十七世纪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二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11月19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使团贵族、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边境城市，去会见中国汗的近臣。派他给边境城市长官送去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亚洲各大疆土国君、至高无上的独裁君主、博格德的和中国的博格德汗近臣致以友好的祝愿。

去年，1714年，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曾收到经圣明沙皇陛下所属西伯利亚^①军政长官转呈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一封。内称，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派遣军队长官领兵讨伐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其原因似乎是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曾对博格德汗殿下的众多边境居民加以凌辱和迫害；希望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查明纠纷，不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加以平息。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军队长官彭亨^②等亦已将此事函告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根据信函的译文和近臣的奏报已知悉此事。圣明沙皇陛下表示愿意这样做，并已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② 原文为 Пунгунн。本书附录的人名索引认为可能就是彭春。——译者

派亲信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给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送去至亲至善的友好国书，同意按照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建议，依照历来的传统和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的纷争，已谕令派遣使臣参加会谈，委以处理上述事务的全权，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凡有罪的臣民皆严加惩处。为此，我们——全权大使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的派遣前来这里，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为了举行上述谈判，平息两国纠纷，永保安宁，现已到达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城市，恭候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尽快前来参加会谈。

今派我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携带此友好信函前去面见贵大臣，请告知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何时到达边境并按外交惯例同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进行谈判，以平息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致圣明沙皇陛下书中所提及的边界纠纷，

[212]此事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军队长官彭亨等也已知悉，因为他们——军队长官彭亨等奉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谕旨曾致书我圣明沙皇陛下国家驻涅尔琴斯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表示希望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平息纠纷。所派我使团贵族，如承蒙接待并就上述各项赐赠答书，请即为其提供充分粮秣、差马，以礼送回。

7196年11月19日于旅次。

同样内容的信件，也派斯捷潘送往中国边城长官处。

随同斯捷潘一起派去送信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百人长雅库什卡·雅基莫夫，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三十名担任护卫的军役人员，还有根据谕令遣返回中国的一名中国俘虏戈维杰卡¹⁵²。此外，他们还带去为完成皇家使命供应酬分赠用的礼品，这些礼品是从大使由莫斯科带来的皇家财物中拨出的，计有貂皮、银

鼠皮和水獭皮，价值共五十六卢布，每件单独的价值，已记入支出 $\frac{327}{333}$ 页账中。

在给斯捷潘的训令中写道：

他应由色楞格斯克寨启程，尽快前往乌卢斯去见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在途中应切实探明各种情况，并防止遭到盗贼的袭击。

抵达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所在的蒙古乌卢斯之后，派适当人员去见格根呼图克图，令派出的人员前去通报：他受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派遣，前往中国边城见长官和见汗的近臣，递送信件，请呼图克图或斡齐尔赛音汗象呼图克图给全权大使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给他提供差马和向导，下令立即放行。 $\frac{327}{333}$ 页背面

如果他抵达蒙古乌卢斯后，在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处有人问起，为何全权大使派他去见中国边城长官，是否带有书信，他应回答说，全权大使派他去见中国边城长官递送信件，通知他们，全权大使前来边境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出的使臣举行谈判，以平息纠纷。现在，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已经抵达达斡尔地区，等候博格德汗殿下派遣使臣前来边境地区参加会谈。 $\frac{328}{334}$ 页希望格根呼图克图象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给全权大使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给他提供足够的差马和粮秣，派出向导，立即放他前往中国边城，并同时派出自己的使者。

如果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托词不放他通过蒙古乌卢斯前往中国边城，说他们派使者送给全权大使的信，以及使者向全权大使当面都谈了许多事情，是否让他——斯捷潘给他们带来了 **[213]** 答复和回信，他应回答说，全权大使派他前往中国边城，通知他们使团即将前来边境地区。他奉派取道蒙古乌卢斯前往，是根据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是符合他们的请求的；希望呼图克

图和斡齐尔赛音汗下令立即放他通过乌卢斯前往中国边城，并提供向导，使他能安全到达中国边城。至于呼图克图信中提到，并命使者当面奉告全权大使的各项事务，全权大使将派专使前来呼图克图处商谈，并将带来书信。而全权大使交给他——斯捷潘的只是一份通行文书。

如果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和呼图克图为他派出向导，放他过境，他应探明近道，急速前往中国边城。

行抵中国边城后，应派适当人员去该地长官处通报：他——斯捷潘奉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的派遣来见中国边城长官，递送信件，请长官下令放他入城，给他安排适当住处并供应粮秣。长官下令放他入城并给他安排住处后，他应立即派人去见长官，请长官下令，命他携带大使的书信进见。

当长官下令让他——斯捷潘携带书信进见后，他应在进见时说：

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他来见中国边城长官，递送友好书信，并通知他们，使团前来同他们国君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出的使臣举行谈判，平息纠纷。为举行谈判、平息纠纷，全权大使现已抵达达斡尔地区，恭候博格德汗殿下派出的使臣前来边境地区参加会谈。希望长官将此事奏报博格德汗殿下，请博格德汗殿下派遣近臣为使臣，尽快来边境地区谈判，平息纠纷，并谕令将此事通知全权大使，同时并请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同圣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商定使臣会谈的地点以及双方的对等人数问题。

在他开始谈话时，他应坚持要求这名长官脱帽起立。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推托说，没有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他们——长官不敢接受书信，或者收下全权大使派斯捷潘送去的书信后，不准备向博格德汗殿下奏报，或者要他——斯捷潘将全权大

使的书信送往北京,则他应要求长官立即将此事向中国奏报,并说明全权大使没有命令他——斯捷潘前往中国,只是命令他到中国边城,并在这里将全权大使派他递送的信件交给长官。命令他对这些长官说,去年,193年,圣明沙皇陛下曾收到博格德汗殿下的【214】国书,内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境居民,尤其是阿尔巴津寨居民,似乎曾对博格德汗殿下的众多*边境臣民加以凌辱和迫害,希望圣明沙皇陛下查明纠纷,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加以平息。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来书,圣明沙皇陛下派出全权大使,现已抵达达斡尔地区,恭候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参加会谈,平息边境居民之间的纠纷。关于此事,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通过圣明沙皇陛下派往中国递送至亲至善国书的亲信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也已知悉。希望长官将所有这些情况尽快奏报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并就上述各项尽快作出答复,交付给他回书,提供差马、向导,立即放他返回全权大使处。

³³¹/₃₃₇页

³³¹/₃₃₇页背面

³³²/₃₃₉①页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或者根据中国来人传达的谕令要他前往中国,则他应千方百计坚决推辞,并根据前面所述加以说明:他并未受命前往中国,正如本训令中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在从边城长官处获得全部真实消息、收到回书之后,即应火速返回全权大使处。

如果中国长官或者其他官员向他打听有关使团的行动等各种情况,他应回答说,除了派他到中国边城给长官送信并在取得回信后火速返回全权大使处之外,全权大使并未命令他讲任何事情。

³³²/₃₃₉页背面

如果他在中国边城逗留期间,长官同他谈到会谈地点以及会谈时大使所带军队人数,他应提出使臣会谈时对等人数为五百名,

* 原文中 многие(众多)误写为 мноуюю。

① 页码有误,原文如此。——译者

使双方都不吃亏，而圣明沙皇陛下使臣和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前来参加使臣谈判或是离开会址均应按照外交惯例行事，并确保安全。

333
340 页

由斯捷潘送往中国边城的中国俘虏戈维杰卡，斯捷潘应在向中国边城长官递交书信时，移交给他们，并说明这名俘虏是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送交中国长官的，大使吩咐将这名俘虏交还长官以表示愿意通过未来的使臣谈判求得永世和好。希望长官将这名俘虏送回中国并将此事上报。

333
340 页背面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向斯捷潘问起，随同大使前来达斡尔地区的是什么样的皇家部队，斯捷潘应回答说，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前来中国边境是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平息纠纷，永保安宁。

【215】全权大使带领部队，是为了护卫使团要员，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这是莫斯科国和邻近各邦大使出行时的惯例。

334
341 页

斯捷潘在中国边城逗留期间以及途经蒙古乌卢斯时，都应切实探明有关中国动向的各种消息——他们的使团有何打算，是希望和平还是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目前中国军队是否又在备战，蒙古汗是否又在集会，在此之前，中国为何派人去蒙古，他们同呼图克图以及其他蒙古领主举行会谈有何打算，做出了什么决定——必须千方百计探听有关种种情况，即使要付出代价，也务必探明实情。为进行这些工作需要有所馈赠时，则可视报价价值而定，不要白白浪费礼品。

334
341 页背面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要派人上奏博格德汗殿下，而把斯捷潘留在那里，斯捷潘应要求不等博格德汗殿下下达谕旨就放他回来，因为全权大使即将另派人去见他们——博格德汗殿下的长官，或者请他们派专使来见全权大使。

斯捷潘在中国边城和蒙古乌卢斯探听到的消息以及边城长官对书信的答复和他们谈话的内容，都应写入出使报告。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根据中国边城长官的上书下旨，要斯捷潘

到中国国内去,则他在到达后,应将一封供适当时机交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亲启的书信交给近臣。

他——斯捷潘遵照陛下的谕旨和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向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说了些什么,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是怎样答复他的,关于规定会谈地点和博格德汗殿下派出使臣,他们说了些什么,派出什么职务的官员,具体是谁来同全权大使会谈,在什么地方,送走斯捷潘后多久才能从国内派出人来,人数是否很多,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途经哪些城市,还有,斯捷潘从中国边城到中国内地的途中,在中国内地逗留期间和从中国内地返回的途中,都应象给他的训令中所写明的那样,千方百计地探听各种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应写入出使报告。然后尽快探明较为安全的近路,返回全权大使处,沿途不得耽搁。出使报告应由个人具名,面呈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335
342 页

335
342 页背面

派托博尔人、罗吉奥之子伊凡·卡恰诺夫前往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送信,并派叶尼塞斯克五十人长米什卡·吉洪诺夫和七名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随同前往。

派伊凡送给蒙古呼图克图的书信中写道: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蒙古格根呼图克图致以友好的祝愿。

336
343 页

[216]

今年, 7196 年, 9 月 20 日, 收到你派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给我们送来的书信, 内称, 你——格根呼图克图已获悉: 我

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率领大批军队和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似将取道你们蒙古乌卢斯去同中国谈判，以平息纠纷，永保安宁。虽然你们并不认为这些军队对乌卢斯牧民会有什么惊扰，但是对我们的大批人马路经蒙古乌卢斯仍然感到不安。同时也虑及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会想起以前你们蒙古人曾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赶走布里亚特人的马匹，而在这次过境时加以报复，伤害蒙古人。蒙古台吉和他们的部众又会因为受到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的伤害而给他们回击，这样就会造成双方的严重冲突，而这是你们——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无法很快消除的。如果我们——全权大使为了两国间的事务需要派使者前去中国，你们——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允许少量人员通过乌卢斯。边境居民之间过去的种种纠纷，现今不必再提，希望公正合理地确立双方之间的和平。

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谨将此书奉达，并向你——最敬爱的朋友声明：我们奉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前来平息两国臣民之间的纠纷，以期永保安宁。我们并不取道你们蒙古乌卢斯，而只是前往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等候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参加会谈。关于此事，圣明沙皇陛下已在派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送给中国博格德汗的国书中写明。遵照陛下谕旨，圣明沙皇陛下的军人随同我们前来并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而只是为了护卫使臣会谈。他们不会伤害乌卢斯牧民，同样，在我圣明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独裁统治之下的臣民，如果要为过去的宿怨而凌辱、迫害、袭击边区乌卢斯的蒙古人，我们——全权大使将遵照圣明沙皇陛下嘉勉你们效忠于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只是请大师对那些居心不良的边境蒙古居民的反复无常和偷盗行为加以约束。

另有一事奉告大师：在我们驻留乌丁斯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

期间,那些蒙古人从随从我们的军役人员那里赶走了牲畜,不断进行偷盗,就是你们的使者在我们这里逗留期间,这类事件也发生过不少起。在我们驻留期间,不算从色楞格斯克寨附近赶走的,单是从乌丁斯克寨附近,塔邦古特各台吉手下的人,特别是扎布额尔德尼宰桑手下的人,就依照他的命令盗走良马一百六十匹,骆驼两匹,牛羊二十五头。上述军役人员来见我们,纷纷对蒙古人提出控诉,为雪此辱,请求准许他们追赶到乌卢斯,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我们再三斟酌,为通过我们同大师的友好来往而建立的友谊不致蒙受损害,遂命令他们放弃这种意图,并嘱托你们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向你们转告这些蒙古人的偷盗行为。又听说这些塔邦古特蒙古人归蒙古车布登台吉管辖,便派遣军役贵族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去见车布登陈述塔邦古特人的偷盗行为,请他迅速追查。我们派人去后,给我们送回被盗走的马一百一十四匹,但是这些马已被折磨得不堪使役了。其余五十四匹马则被上述盗贼扎布额尔德尼乌卢斯牧民藏在他们乌卢斯,据为己有。为此我们现在派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去见大师,命令他将蒙古边界各台吉对圣明沙皇陛下臣民的上述欺凌,以及我们今年到达以前不久发生的其他种种事件向你们面告,望能杜绝这些蒙古人的为非作歹、偷盗和出尔反尔等行为,归还被赶走的其余马匹和骆驼,并根据扎布额尔德尼及其同伙从事偷盗,挑起争端的罪恶,依法对这伙盗贼严加惩处。这样,双方边民才能永世相安而居,其他人才能引以为戒,不敢再进行偷盗,赶走马匹。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对蒙古人也将照此办理。

另外,遵照大师向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提出的建议和来函,我们派遣我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以便获得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同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举行使臣谈判、平息两国边民纠纷的确切消息,以及办

理委派给他的其他事务。请大师予以接待,为他提供粮秣、差马和干练的向导,下令由捷径放行,使我方使者能尽早返回。

奉派向大师递送本友好书信的我使团贵族到达乌卢斯后,将遵照我们——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面告有关边境纠纷和新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逃走的通古斯人等事宜,请按外交惯例给他友好的答复,赐赠回书,以礼送回。

由使者格素尔带来的回礼锦缎四匹、备鞍的马一匹已收妥,谨向大师表示感谢,今由我方使者给你——格根呼图克图送去貂皮十对、褐狐皮两张、红呢衣料一块长四俄尺十二俄寸^①、上等水獭皮六张,赠送这些礼物,并不希望大师有所回赠,只是为了互通友好。

7196 年 11 月 18 日于旅次。

[218]. 在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中写道:

他应携带书信和礼物由色楞格斯克寨前往蒙古乌卢斯见格根呼图克图,沿路不得延误片刻,且宜万分戒备,切实探听各种消息,途中夜间住宿,要防备受到盗贼的侵袭。

在快抵达格根呼图克图所在的乌卢斯时,应派出通译及适当数量的军役人员。吩咐他们去通报:他——伊凡奉全权大使的派遣,携带友好书信和礼物前来见呼图克图;希望呼图克图下令以礼接待他——伊凡和军役人员进入乌卢斯,给他和军役人员安排合适的住处并供给粮秣。

如果格根呼图克图下令接纳伊凡进入乌卢斯,他应在进入乌卢斯并到达为他指定的下榻处后,派出合适人员去格根呼图克图处,请格根呼图克图尽快下令召他携带全权大使的书信和礼品进

^① 一俄寸等于 4.4 厘米。——译者

见。

当格根呼图克图下令召他——伊凡持书进见后，他应面见呼图克图，并说：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他——伊凡前来见格根呼图克图递送友好书信，并有事相商。³⁴¹ 页背面

如果格根呼图克图接受书信后询问伊凡，全权大使现在何处，身体是否健康，他应回答说，11月19日他奉全权大使派遣由色楞格斯克寨动身时，全权大使身体很健康。

随后，伊凡应将皇家财物中拨出给他带来的礼物献上，计有貂皮十对，每对价四卢布；褐狐皮两张，每张价十卢布；越桔红呢绒一块，价八卢布；水獭皮六张，每张价一卢布。另外，伊凡还带着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馈赠给呼图克图的礼物，计有：价十二卢布的上等黑狐皮一张；红呢四俄尺，北极狐腹皮桶子一件，上等全貂皮四张。伊凡应在递交书信后献上这些礼物，并说：全权大使送给*呼图克图这些礼物，是为了互通友好，并不希望对此有所回赠。以后伊凡也不应提及回赠礼物一事。在伊凡动身返回时，如果呼图克图有礼物相赠，嘱他转呈全权大使作为回礼，他可以收下，但应按照给他的训令所写的那样说明：全权大使馈赠礼物，并不是希望得到呼图克图的回赠，只是为了同格根呼图克图互通友好。³⁴² 页背面

呼图克图收下伊凡送交的书信和礼品，命他就座，并问起他有【219】关各种事务时，他说：

今年，196年，他——呼图克图曾派自己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

* 原文误作“被送给”。

先格等到全权大使处。他在派这些使者送达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他——呼图克图已获悉，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带领大批人马，将取道蒙古乌卢斯去中国博格德汗处，随行的还有许多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蒙古人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全权大使派遣他——伊凡来见呼图克图，以便使他确切了解，全权大使并不从蒙古乌卢斯过境，全权大使将取道涅尔琴斯克前去参加和平谈判。即使需要派人路经蒙古乌卢斯去中国办事，也只是派少量人员前去，如同目前全权大使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边城所做的那样。

呼图克图在信中还写道，他并不认为他本人及乌卢斯牧民会受到随同全权大使前来的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军役人员的侵扰，并为此感到高兴。全权大使命令伊凡声明，以后呼图克图和他的乌卢斯牧民对皇家军队不必有任何疑虑，由于呼图克图效忠圣明的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奉谕令同他保持友好往来，只是希望蒙古方面不要向圣明沙皇陛下的边民挑起纠纷和事端。

呼图克图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还写道：以前，蒙古人同俄国人有过多起争端，希望不再提起这些争端，和睦相处，关于这些争端，蒙古领主们曾给沙皇陛下写过信，但是未曾得到任何答复。全权大使命令伊凡声明，这些纠纷和事端是蒙古人方面挑起的，因为他们蒙古人来到沙皇陛下的边城附近，来到勃腊茨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次克和通金斯克各寨附近，还有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和叶拉夫宁斯克^①各寨附近，以及色楞格斯克寨的各村落，多次赶走牲畜，伤害居民，军役人员对这些凌辱忍无可忍，才向他们蒙古乌卢斯兴师问罪，如果蒙古人今后始终如一地在自己乌卢斯范围内活动，再不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寨来赶走牲畜，则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也就不会再去袭击他们的乌卢斯。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ой。——译者

他们蒙古人不断地从色楞格斯克寨附近赶走马匹，偷盗牛羊，当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跟踪到塔邦古特乌卢斯求见边境地区的台吉，寻找丢失的马匹时，这些台吉就为寻找失马而向军役人员索取财物。寻获后归还的都是疲弱不堪的劣马，而被赶走的良马，台吉本人从不下令归还。台吉们本应对自己人的盗窃行为严加追查，依法惩处盗贼，将赶走的马匹归还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而不索取财物。这样，双方边民才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345
352 页

今年，196年，9月和10月的不同日期，色楞格斯克、叶拉夫【220】宁斯克^①、乌丁斯克等各寨先后纷纷上书全权大使，控告蒙古人，他们写道：9月14日，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波尔申尼科夫手下的费季卡·加弗里洛夫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禀报说，今年，196年，9月份，蒙古人在乌丁斯克寨从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等哥萨克处赶走七匹马。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等哥萨克跟踪追赶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塔邦古特乌卢斯只退还给安托什卡六匹被盗的马，尚差一匹未归还。又9月11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步兵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四人来到色楞格斯克寨，在色楞格斯克对总管说：有一伙来路不明的盗贼从他们在鄂尔浑急滩的宿营地赶走四匹马。又10月1日前夕，蒙古盗贼越过乌达河，从乌丁斯克寨附近赶走军役人员四十匹马，两头牛羊。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听了他们的禀报后，下令派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前去查看来踪去迹，看蒙古盗贼赶着马向何方逃去。查看结果，足迹通向塔邦古特乌卢斯。10月7日夜6时¹⁵³许，放牧马群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塔拉斯卡·茹科夫等人前来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口头禀报说，蒙古盗

345
352 页背面

346
353 页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贼从他们马群里赶走七十匹马。这些蒙古人赶走马匹，甚至杀人害命的事还有多起。已开列清单附在本训令后面，交给伊凡。他应遵照陛下的谕旨，从清单中选择适当的事例，在需要提出的时候，向交谈的对方提出调查的要求，务求查明全部盗马、杀人事件，对盗贼的罪恶行径依法惩处。

今年，196年，经全权大使多次派人去见蒙古车布登台吉，才找到上述被赶走的马一百一十匹，但都是瘦弱的劣马，而依照清单尚缺三十四匹良马和两匹骆驼，从色楞格斯克赶走的马匹尚不计在内，为盗窃行为本应给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宰桑及其乌卢斯牧民惩处*，使之不再偷盗，但是却沒有给他们任何惩罚。

全权大使派他——伊凡去见呼图克图，是为了商谈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同蒙古居民之间的和谈事宜。如果蒙古人的上述偷盗恶行得以查明，前面已经提到而且已开列清单给伊凡的那些被赶走的马匹能够归还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蒙古方面今后对此又能信守不渝，并不再收容来自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任何逃人，则俄国人就永远也不会再同蒙古人发生争执，双方就可获得和平与安宁。

希望格根呼图克图，为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按照清单所列查明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寻获后，立即下令派人送还。希

【221】望格根呼图克图严令各乌卢斯牧民，今后不得侵袭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不得赶走马匹和牛羊，也不许伤害居民，希望格根呼图克图明智地处理各种纠纷，息事宁人，对挑起争端、肇事作恶的人应依法惩处，对受损害的人则予赔偿。这样做，他——格根呼图克图便能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同时希望他就此写信给诸台吉，要这些台吉在自己的乌卢斯也这样做，严令乌卢斯牧民，今后不得侵袭沙皇陛下的边城，不得赶走马匹、骆驼和牛羊，不得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对他们也将照此办理。

* 原文中“乌卢斯牧民惩处”重复两次。